



有血液、有温度、可触摸的中华文明史

蔡东藩中华史

明史



蔡东藩 著

朝代更迭下的民俗民生 · 千古兴亡中的得失成败

毛泽东喜爱并推荐的历朝通俗演义
顾颉刚、二月河等高度评价的通俗历史巨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有血液、有温度、可触摸的中华文明史

蔡东藩中华史

明史



蔡东藩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蔡东藩中华史·明史 / 蔡东藩著.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3.12

ISBN 978-7-5113-4269-0

I. ①蔡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283484 号

蔡东藩中华史·明史

著 者 / 蔡东藩

责任编辑 / 文 喆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 李向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/32 字数/595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269-0

定 价 / 41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自序

有明一代之事实，见诸官史及私乘者，以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及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为最详。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，官史也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私乘也。尝考《明史》凡三百三十二卷，《明通鉴纲目》凡二十卷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凡八十卷，每部辑录，多则数千百万言。少亦不下百万言，非穷数年之目力，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。况乎稗乘杂出，代有成书，就令有志稽古，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，不遑搜览；即搜览矣，凭一时之獯祭，能一一记忆乎？且官私史乘，互相勘照，有同而异者，有异而同者，有彼详而此略者，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，是非真伪之别，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，苟徒事览观，能一一明辨乎？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，自愧蠢愚，未敢论史，但于前数年间，戏成《清史通俗演义》百回，海内大雅，不嫌芜陋，引而进之，且属编《元明演义》，为三朝一贯之举，爰勉徇众见，于去年草成《元史演义》六十回，本年复草成《明史演义》百回。《元史》多阙漏，苦乏考证，《明史》多繁复，苦费抉择，不得已搜集成书，无论为官史，为私乘，悉行钩考，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，择其大者要者，演成俚语，依

次编纂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，及贞夫烈妇之所为，尤必表而出之，以示来许，反之，为元恶大憝，神奸巨蠹，亦旨直揭其隐，毋使遁形。为善固师，不善亦师，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旨，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。若夫燕词郢说，不列正史，其有可旁证者，则概存之，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，则务从略，或下断语以辨明之。文不尚虚，语惟从俗，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。编既竣，爰述鄙见以为序。

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| 1 |
| 第二回 |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| 5 |
| 第三回 |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| 9 |
| 第四回 |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| 14 |
| 第五回 |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| 19 |
| 第六回 |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| 23 |
| 第七回 |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紮归绝粒 | 28 |
| 第八回 |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| 33 |
| 第九回 |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| 37 |
| 第十回 |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| 42 |
| 第十一回 |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| 46 |
| 第十二回 |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| 51 |
| 第十三回 |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| 56 |
| 第十四回 |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| 60 |
| 第十五回 |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| 65 |
| 第十六回 |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梟擒雏南京献俘 | 69 |
| 第十七回 |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| 74 |
| 第十八回 |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| 79 |
| 第十九回 |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| 84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回 |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| 88 |
| 第二十一回 |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| 94 |
| 第二十二回 |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| 99 |
| 第二十三回 |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| 103 |
| 第二十四回 |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| 108 |
| 第二十五回 |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| 113 |
| 第二十六回 |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| 118 |
| 第二十七回 |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| 123 |
| 第二十八回 |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| 128 |
| 第二十九回 |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| 133 |
| 第三十回 |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| 138 |
| 第三十一回 |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| 142 |
| 第三十二回 | 弃交趾甘黎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| 148 |
| 第三十三回 | 享太平与民同乐 傲权阉为主斥奸 | 153 |
| 第三十四回 |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| 158 |
| 第三十五回 |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| 163 |
| 第三十六回 | 议和钱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| 168 |
| 第三十七回 |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| 173 |
| 第三十八回 | 于少保沈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| 178 |
| 第三十九回 |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| 182 |
| 第四十回 |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| 187 |
| 第四十一回 | 白圭讨平郟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| 192 |
| 第四十二回 |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谏阿丑悟君心 | 197 |
| 第四十三回 |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| 202 |
| 第四十四回 |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| 207 |
| 第四十五回 |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| 213 |
| 第四十六回 |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| 218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七回 |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| 223 |
| 第四十八回 |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| 228 |
| 第四十九回 |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| 233 |
| 第五十回 |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| 238 |
| 第五十一回 |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| 243 |
| 第五十二回 |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| 248 |
| 第五十三回 |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| 252 |
| 第五十四回 |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| 258 |
| 第五十五回 |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| 263 |
| 第五十六回 |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| 267 |
| 第五十七回 |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| 273 |
| 第五十八回 |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| 278 |
| 第五十九回 |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| 283 |
| 第六十回 | 遣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| 288 |
| 第六十一回 |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| 294 |
| 第六十二回 |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苾臣极谏 | 299 |
| 第六十三回 |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拚死留名 | 304 |
| 第六十四回 |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| 309 |
| 第六十五回 |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| 314 |
| 第六十六回 |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| 320 |
| 第六十七回 |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| 325 |
| 第六十八回 |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| 330 |
| 第六十九回 |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| 334 |
| 第七十回 | 误服丹铅病归冥篆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| 340 |
| 第七十一回 |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| 344 |
| 第七十二回 |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| 349 |
| 第七十三回 |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| 354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四回 |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| 360 |
| 第七十五回 |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絨约 | 365 |
| 第七十六回 | 据镇城哮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| 370 |
| 第七十七回 |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| 374 |
| 第七十八回 |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| 380 |
| 第七十九回 |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| 385 |
| 第八十回 |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| 390 |
| 第八十一回 |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| 395 |
| 第八十二回 |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| 400 |
| 第八十三回 |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| 406 |
| 第八十四回 |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| 410 |
| 第八十五回 |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| 416 |
| 第八十六回 |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| 420 |
| 第八十七回 |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| 425 |
| 第八十八回 |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| 430 |
| 第八十九回 |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| 435 |
| 第九十回 | 惩淫恶阉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| 440 |
| 第九十一回 |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| 445 |
| 第九十二回 |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| 451 |
| 第九十三回 |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| 456 |
| 第九十四回 |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| 461 |
| 第九十五回 |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歿卢象升 | 466 |
| 第九十六回 |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| 471 |
| 第九十七回 |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梟 | 477 |
| 第九十八回 |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| 482 |
| 第九十九回 |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| 488 |
| 第一百回 |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| 494 |

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

江山无恙，大地春回，日暖花香，窗明几净，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。回忆去年编述《元史演义》，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；嗣经腊鼓频催，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：什么守岁？什么贺年？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，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。现在时序已过去了，身子已少闲了，《元史演义》的余味，尚留含脑中，《明史演义》的起头，恰好从此下笔。淡淡写来，兴味盎然。元朝的统系，是蒙族为主；明朝的统系，是汉族为主。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，不数年即驱逐元帝，统一华夏，政体虽犹是君主，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，大建设家。嗣后传世十二，凡一十七帝，历二百七十有六年，其间如何兴？如何盛？如何衰？如何亡？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，不是几句说得了的。先贤有言：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国必兴盛；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国必衰亡。”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，但总属普通说法，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。

小子尝谓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虽然不同，但后来由兴而衰，由盛而亡，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。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？第一弊是骨肉相戕；第二弊是权阉迭起；第三弊是奸贼横行；第四弊是宫闱恃宠；第五弊是流寇殃民。这五大弊循环不息，已足斫丧元气，倾覆国祚；还有国内的党争，国外的强敌，胶胶扰扰，愈乱愈炽，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，终弄到一败涂地，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，拱手让与满族，说将起来，也是可悲可惨的。提纲挈领，眼光直注全书。目今满主退位，汉族光复，感世变之沧桑，话前朝之兴替，国体虽是不同，理乱相关，当亦相去不远。远鉴胡元，近鉴满清，不如鉴着有明，所以元、清两史演义，既依次编成，这《明史演义》，是万不能罢手的。况乎历代正史卷帙最多，《宋史》以外，要算《明史》。若要把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从头至尾展阅一遍，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。现在的士子们，能有几个目不窥园，十年攻苦，就使购置了一部《明史》，也不过度藏书室，做一个读史的模样，哪里肯悉心翻阅呢？并非挖苦士子，乃是今日实情。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，连办事谋生，尚觉不暇，或且目不识丁，胸无点墨，怎知道去阅《明史》？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？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，越见得欲罢不能，所以今日写几行，明日编几行，穷年累月，又辑成一部《明史演义》出来。宜详者详，宜略者略，所有正史未载、稗乘偶及的轶事，恰见无不搜，闻无不述，是是非非，凭诸公议，原原本本，不惮琐陈。看官不要惹厌，小子要说到正

传了。说明缘起，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，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。

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，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。这时盗贼四起，叛乱相寻，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，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，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，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，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，还有李二、彭大、赵均用一班草寇，攻掠徐州、弄得四海纷争，八方骚扰。各方寇盗，已见《元史演义》中，故用简笔叙过。元朝遣将调兵，频年不息，只山童被擒，李二被逐，算是元军的胜仗，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，反且日加猖獗。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，信奉番僧，日耽淫乐，甚么演揲儿法（即大喜乐之意），甚么秘密戒（亦名双修法，均详《元史演义》），甚么天魔舞，造龙舟，制宫漏，专从玩意儿上着想，把军国大事，撇在脑后；贤相脱脱出征有功，反将他革职充军，死得不明不白；佞臣哈麻兄弟及秃鲁帖木儿，导上作奸，反言听计从，宠荣得甚么相似。冥冥中激怒上苍，示他种种变异，如山崩地震旱干水溢诸灾，以及雨血雨毛雨鼈、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，时有听闻，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，改过迁善。不意顺帝怙恶不悛，镇日里与淫僧妖女、媚子谐臣，讲演这次喜禅，试行那秘密法，云雨巫山，惟日不足。于是天意亡元，群雄逐鹿，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。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，国号宋，据有亳州；徐寿辉也自称皇帝，国号天完；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，立国称周。一班草泽枭雄，统是得意妄行，毫无纪律，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，所以上天另行择真，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，姿貌奇杰，度量弘廓，颇有人君气象，乃暗中设法保佑，竟令他拨乱反正，做了中国的大皇帝，这人非他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。以匹夫为天子，不可谓无天意。近时新学家言，专属人事，抹煞天道，似亦未足全信，故此段备详人事，兼及天心。

朱元璋，字国瑞，父名世珍，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，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。世珍生有四子，最幼的就是元璋。元璋母陈氏方娠时，梦神授药一丸，置诸掌中，光芒四射，她依着神命，吞入口中，甘香异常。及醒，齿颊中尚有余芳。至怀妊足月，将要分娩，忽见红光闪闪，直烛霄汉，远近邻里，道是火警，都呼噪奔救，到了他的门外，反看不见甚么光焰，复远立回望，仍旧熊熊不灭。大众莫名其妙，只是惊异不置。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，生了一个小孩子，越发传为奇谈，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，将来定然出色的。就史论史，不得目为迷信。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，诞生的时日，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。后人推测命理，说他是辰戌丑未，四库俱全，所以贵为天子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，河中忽有红罗浮至，世珍就取作儿衣，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，是真是假，无从详究。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，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，小子是清

季人，不是元季人，自然依史申述，看官不必动疑。

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，取名元璋，相貌魁梧，奇骨贯顶，颇得父母钟爱。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，不是朝啼，就是夜哭，想是不安民间。呱呱而泣，声音洪亮异常，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，就是毗连的邻居，也被他噪得不安。世珍无法可施，不得已祷诸神明，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，就乘便入祷，暗祝神明默佑。说也奇怪，自祷过神明后，乳儿便安安稳稳，不似从前的怪啼了。世珍以神佛有灵，很是感念，等到元璋周岁，复偕陈氏抱子入寺，设祭酬神，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，另取一个禅名，叫作元龙。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，证诸正史，并无是说，尝为之阙疑，阅此方得证据。光阴易过，岁月如流，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，益觉得雄伟绝伦。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，免不得费用日增，可奈时难年荒，入不敷出，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，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？今日吃两餐，明日吃一餐，忍饥耐饿，挨延过日，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，只留着元璋在家。元璋无所事事，常至皇觉寺玩耍，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，把文字约略指授，他竟过目便知，入耳即熟，到了十龄左右，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。若非当日习练，后来如何解识兵机，晓明政体？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，要他自谋生计，因令往里人家牧牛。看官！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，怎肯低首下心，做人家的牧奴？起初不愿从命，经世珍再三训导，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，牧牛度日。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，日渐肥壮，颇得主人欢心。牧民之道，亦可作如是观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，每日与村童角逐，定要自作渠帅，诸童不服，往往被他捶击，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，仍勒令回家。

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，濠泗一带大闹饥荒，兼行时疫。世珍夫妇相继逝世，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，家内一贫如洗，无从备办棺木，只好草草藁束，由元璋与仲兄朱镗舁尸至野。甫到中途，蓦然间黑云如墨，狂飙陡起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接连是大雨倾盆，仿佛银河倒泻，澎湃直下，元璋兄弟满体淋湿，不得已将尸身委地，权避村舍，谁料雨势不绝，竟狂泼了好多时，方渐渐停止。元璋等忙去视察，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，两旁浮土流积，竟成了一个高垅，心中好生奇异，询诸里人，那天然埋尸的地方，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。当下向继祖商议，继祖也不觉惊讶，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，莫非有些来历，不如顺天行事，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，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。史中称为凤阳陵，就是此处。不忘掌故。元璋兄弟，自然感谢。谁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，一同去世，只剩了嫂侄两三人，零丁孤苦，涕泪满襟。这时元璋年已十七，看到这样状况，顿觉形神沮丧，日夕彷徨，辗转踌躇，无路可奔，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，剃度为僧，倒也免得许多苦累，计画已定，也不及与嫂侄说明，竟潜趋皇觉寺，拜长老

为师，做了僧徒。未几长老圆寂，寺内众僧瞧他不起，有时饭后敲钟，有时闭门推月，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，昼不得食，夜不得眠，险些儿做了沟中瘠，道旁殍，转入轮回。受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那时元璋熬受不住，想从此再混过去，死的多，活的少，不得不死里求生，便忍着气携了袈被，托了钵盂，云游四方，随处募食，途中越水登山，餐风饱露，说不尽行脚的困苦。到了合肥地界，顿觉寒热交侵，四肢沉痛，身子动弹不得，只得觅了一座凉亭，权行寄宿。昏瞢时，觉有紫衣人两名，陪着左右，口少渴，忽在身旁得着生梨，腹少饥，忽在枕畔得着蒸饼，此时无心查问，得着便吃，吃着便睡，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，病竟脱体。霎时间神清气爽，昂起头来，四觅紫衣人，并没有甚么形影，只剩得一椽茅舍，三径松风（见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，并非捏造），他也不暇思索，便起了身，收拾被囊，再去游食。经过光固汝颖诸州，虽遇着几多施主，究竟仰食他人，朝不及夕。挨过了三年有余，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，袈被外无行李，钵盂外无长物。乃由便道返回皇觉寺，但见尘丝蛛网，布满殿庑，香火沉沉，禅床寂寂，不禁为之惊叹。他拣了一块隙地，把袈被钵盂放下，便出门去访问邻居。据言：“寇盗四起，民生凋敝，没有甚么余力，供养缙流，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，不能熬清受淡，所以统同散去。”这数语，惹得元璋许多嗟叹。嗣经邻居檀越，因该寺无人，留他暂作住持，元璋也得过且过，又寄居了三四年。

至正十二年春二月，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，起兵濠州，元将撤里不花奉命进讨，惮不敢攻，反日俘良民，报功邀赏。于是人民四散，村落为墟。皇觉寺地虽僻静，免不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元璋见邻近民家，除赤贫及老弱外，多半迁避，自己亦觉得慌张，捏着了一把冷汗。欲要留着，恐乱势纷纷，无处募食，不被杀死，也要饿死；欲要他去，可奈荆天棘地，无处可依，况自己是一个秃头，越觉得栖身无所。左思右想，进退两难，乃步入伽蓝殿中，焚香卜爻，先问远行，不吉；复问留住，又不吉；不由得大惊道：“去既不利，留又不佳，这便怎么处？”忽忆起当年道病，似有紫衣人护卫，未免为之心动，复虔诚叩祝道：“去留皆不吉，莫非令举大事不成！”随手掷筊，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。当下跃起道：“神明已示我去路，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？”遂把钵盂弃掷一旁，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，大踏步走出寺门，径向濠州投奔去了。小子恰有一诗咏道：

出身微贱亦何伤，
未用胡行舍且藏。
赢得神明来默示，

顿教真主出濠梁。

欲知元璋投依何人，且看下回续叙！

前半回叙述缘起，为全书之楔子，已将一部明史，笼罩在内；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，敷衍了之，看似太简，实则元事备见元史。此书以明史为纲，固不应喧宾夺主也。后半回叙明祖出身，极写当时狼狈情状，天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如明祖朱元璋，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，非极力演述，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，而以为无足重轻，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？至若笔力之爽健，词致之显豁，尤足动人心目，一鸣惊人，知作者之擅胜多矣。

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

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，一口气跑到濠州，遥见城上兵戈森列，旗帜飘扬，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，城外又有大营扎着，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。他竟不遑他顾，一直闯入，门卒忙来拦阻，只听他满口喧嚷道：“要见主帅！”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，也联翩出来，看他是个光头和尚，已觉令人惊异，嗣问他是何姓氏？有无介绍？他也不及细说，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。大众还疑他是奸细，索性把他反缚，拥入城中，推至主帅帐前。元璋毫不畏惧，见了主帅，便道：“明公不欲成事么？奈何令帐下守卒，縶缚壮士？”自命不凡。那上面坐着的主帅，见他状甚奇兀，龙形虎躯，开口时声若洪钟，不禁惊喜交集，便道：“看汝气概，果非常人，汝愿来投效军前么？”元璋答声称是。便由主帅呼令左右，立刻释缚，一面问他籍贯里居。元璋说明大略，随即收入麾下，充作亲兵。看官！你道这主帅为谁？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。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，文不直捷。

子兴得了元璋，遇着战事，即令元璋随着。元璋感激图效，无论什么强敌，总是奋不顾身，争先冲阵。敌军畏他如虎，无不披靡，因此子兴嘉他义勇，日加信任。一日，子兴因军事已了，踱入内室，与妻张氏闲谈，讲到战事得手，很觉津津有味。张氏亦很是喜慰。嗣复述及元璋战功，张氏便进言道：“妾观元璋，不是等闲人物，他的谋略如何，妾未曾晓，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，须加以厚恩，俾他知感，方肯为我出力。”张氏具有特识，也算一个智妇。子兴道：“我已拔他为队长了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不过是寻常报绩，据妾愚见，还是不足。”子兴道：“依汝意见，将奈何？”张氏道：“闻他年已二十五六，尚无家室，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了他？一可使壮士效诚，二可使义

女得所，倒也是一举两得呢！”子兴道：“汝言很是有理，我当示知元璋便了。”次日升帐，便召过元璋，说明婚嫁的意思。元璋自然乐从，当即拜谢。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，选择良辰，准备行礼。

小子叙到此处，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。先是子兴微时，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。马公家住新丰里，佚其名，其先世为宿州素封，富甲一乡，至马公仗义好施，家业日落，妻郑媪生下一女，未几病逝。马公杀人避仇，临时时曾以爱女托子兴，子兴领回家中，视同己女。后闻马公客死他方，益怜此女孤苦，加意抚养。子兴授以文字，张氏教以针黹，好在马氏聪慧过人，一经指导，无不立晓。与明祖朱元璋恰是不谋而合。至年将及笄，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，模样端庄，神情秀越，秣而不艳，美而不佻；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，无论如何急事，她总举止从容，并没有疾言遽色。的确是国母风范。所以子兴夫妇，很是钟爱，每思与她联一佳偶，使她终身有托，不负马公遗言。凑巧元璋投军，每战辄胜，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，所以张氏倡议，子兴赞成，天生了一对璧人，借他夫妇撮合山，成为眷属，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。说得斐亶可观。

吉期将届，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，令元璋就馆待婚，一面悬灯结彩，设席开筵，热闹了两三日，方才到了良辰；当由宾相司仪，笙簧合奏，请出了两位新人，行交拜礼；接连是洞房合卺，龙凤交辉，一宵恩爱，自不消说。和尚得此，可谓奇遇。自此以后，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，大众亦另眼看待，争呼朱公子而不名。惟子兴有二子，素性褊浅，以元璋出身微贱，无端作为赘婿，与自己称兄道弟，一些儿没有客气，未免心怀不平。元璋坦白无私，哪里顾忌得许多？偏他二人乘间抵隙，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，说他如何骄恣，如何专擅，甚且谓阴蓄异图，防有变动。子兴本宠爱元璋，不肯轻信，怎奈两儿一倡一和，时来絮聒，免不得也惶惑起来。爱婿之心，究竟不及爱子。元璋不知就里，遇有会议事件，仍是侃侃而谈，旁若无人。某日为军事齟齬，竟触动子兴怒意，把他幽诸别室，两子喜欢得很，想从此除了元璋，遂暗中嘱咐膳夫，休与进食。事为马氏所知，密向厨下窃了蒸饼，拟送元璋。甫出厨房，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，她恐义母瞧透机关，忙将蒸饼纳入怀中，一面向张氏请安。张氏见她慌张情状，心知有异，故意与她说长论短，马氏勉强应答，已觉得言语支吾；后来柳眉频蹙，珠泪双垂，几乎说不成词，经张氏挈她入室，屏去婢媪，仔细诘问，方伏地大哭，禀明苦衷。张氏忙令解衣出饼，那饼尚热气腾腾，粘着乳头，好容易将饼除下。眼见得乳为之糜，几成焦烂了。难为这鸡头肉。张氏也不禁泪下，一面命她敷药，一面叫入厨子，速送膳与元璋。是夕，便进谏子兴，劝他休信儿言。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一闻妻语，也觉得元璋被诬，即

命将元璋释放，还居甥馆。张氏复召入二子，大加呵斥，二子自觉心虚，不能强辩，也只好俯首听训。嗣是稍稍顾忌，不敢肆恶，元璋也得少安了。亏得有此泰水。

越数日，接到军报，徐州被元军克复，李二败走。又越日，守卒来报，彭大、赵均用率众来降，愿谒见主帅。子兴闻知，亟令开城延入，以宾主礼相见。彼此寒暄，颇为欢洽。当下设宴款待，饮酒谈心。突由探马驰入，报称元军追赶败兵，将到城下了，统帅叫作贾鲁。子兴不禁皱眉道：“元兵又来，如何对待？”可见子兴没用。旁座一人起言道：“元军乘胜而来，势不可当，不如坚壁清野，固守勿战，令他老师旷日，锐气渐衰，方可以逸待劳，出奇制胜。”众闻言，注目视之，乃是娇客朱元璋。明写元璋献计，是破题儿第一遭。彭大、赵均用问子兴道：“这位是公何人？”子兴答是小婿。彭大便道：“令坦所言，未尝不是。但闻足下起义徐州，战无不胜，此刻元兵到来，何妨出城对敌，杀他一个下马威，免使小觑。某等虽败军之将，也可助公一臂，聊泄前恨。”子兴鼓掌称善。匆匆饮毕，撤了酒肴，整备与元军厮杀。看官听着！这彭大、赵均用本是著名盗魁，与李二通同一气。李二兵败窜死，彭赵两人皆被元军杀退，立脚不住，投奔濠州。子兴闻他大名，以为可资作臂助，所以甚表欢迎，虚己以听。错了念头。元璋不便再言，勉强随着子兴，出城迎敌，彭赵也率众后随。方才布成阵势，见元军已大刀阔斧，冲杀前来，兵卒似蚁，将士如虎，任你如何抵拒，还是支撑不住。子兴正在慌忙，忽后队纷纷移动，退入城闾，霎时间牵动前军，旗靡辙乱，子兴拨马就回，元军乘势抢城，亏得元璋带领健卒，奋斗一场，方将元军战却，收兵入城；力写元璋。一面阖城固守，登陴御敌。元军复来猛攻，由元璋昼夜捍御，还算勉力保全。

子兴退回城中，彭大复来密谈，把后队退兵的错处统推到赵均用身上。子兴又信以为真，优礼彭大，薄待赵均用，又是一番衅隙，均用从此含怨。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募兵援濠，突围入城，子兴与议战守事宜，德崖主战，子兴主守，意见未协，免不得稍有齟齬。均用乘此机会厚结德崖，拟除了子兴，改奉德崖为主帅。看官！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，哪个不想做全城的首目？当濠州起兵时，德崖与子兴本是旗鼓相当，因子兴较他年长，不得不奉让一筹，屈己从人，此次由均用从中媒孽，自然雄心勃勃，不肯再作第二人思想。子兴尚是睡在鼓中，一些儿没有分晓，就是元璋在城，也只留意守御，无暇侦及秘谋。

一夕，元璋正策马梭巡，忽奉张氏密召，立命进见。当下应召入内，见张氏在座，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，爱妻马氏也在旁陪泪，不禁惊诧起来，急忙启问。张氏呜呜咽咽，连说话都不清楚；应有此状，亏他描摹。还是马氏旁答道：“我的义父，被孙德崖赚去

了，生死未卜，快去救他！”元璋闻言，也不及问明底细，三脚两步的跑出室外，即号召亲兵，迅赴孙家。一面遣人飞报彭大，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元璋已驰入孙门。突被门卒阻住，元璋回顾左右道：“我受郭氏厚恩，忍见主帅被赚，不进去力救么？兄弟们替我出力，打退那厮！”众卒奉命上前，个个挥拳奋臂，一哄儿将门卒赶散。元璋当先冲入，跨进客堂，适德崖与均用密议，见元璋到来，料知来救子兴，恰故意问道：“朱公子来此何干？”元璋厉声道：“敌逼城下，连日进攻，两公不去杀敌，反赚我主帅，意欲图害，是何道理？”德崖道：“我等正邀请主帅，密议军机，不劳你等费心。你且退！守城要紧，休得玩忽！”元璋道：“主帅安在？”德崖怒目道：“主帅自有寓处，与你何干？”元璋大怒，方欲动手，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：“均用小人，何故谋害郭公，彭大在此，决不与你干休！”元璋闻声，越觉气壮，雄赳赳的欲与德崖搏斗。德崖见两人手下带有无数健卒，陆续进来，挤满一堂，不由得怕惧起来，反捏称主帅已返，不在我家。元璋愤答道：“可令我一搜吗？”德崖尚未答应，彭大已从后插嘴道：“有何不可？快进去！快进去！”于是元璋拥盾而入，直趋内厅，四觅无着，陡闻厅后有呻吟声，蹑迹往寻，见有矮屋一椽，扁镳甚严，当即毁门进去，屋内只有一人，铁链银铛，向隅暗泣，凝目视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，主帅如此，太觉倒霉。是时不遑慰问，忙替他击断锁链，令部兵背负而出。德崖与均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，无可奈何。元璋即偕彭大趋出，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：“君与主帅同时举义，素称莫逆，如何误听蜚言，自相戕贼？”又语赵均用道：“天下方乱，群雄角逐，君既投奔至此，全靠同心协力，共图大举，方可策功立名，愿此后休作此想！”言已，拱手而别。前硬后软，妙有权术。弄得孙赵两人神色惭沮，反彼此互怨一番，作为罢论（此事悉本《太祖本纪》。惟《本纪》叙此事，在濠未被围之前，而谷著《纪事本末》，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，且事实间有异处，本编互参两书，以便折中）。

元璋既救出子兴，仍加意守城，会元军统帅贾鲁，在营罹病，日渐加剧，以是攻击少懈。越年，贾鲁病死，元军退去。自濠城被围，迄于围解，差不多有三四月，守兵亦多半受伤。元璋稟知子兴，拟另行招募，添补行伍，子兴照允，将此事委任元璋。元璋即日还乡，陆续募集，得士卒七百名，内中有二十四人，能文能武，有猷有为，端的是开国英雄，真皇辅弼（为后文埋根）。这二十四人何姓何名？待小子开列如下：

徐达 汤和 吴良 吴楨 花云 陈德 顾时 费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胜宗
陆仲亨 华云龙 郑遇春 郭兴 郭英 胡海 张龙 陈桓 谢成 李新材 张赫 周
铨 周德兴